

東灣逃亡記

· 舊侶 ·

我的露營生活始於一九六九年，開頭是一則以驚，一則以喜，甚至是驚多於喜，後來則成為露營的「癮君子」。

露營這件事，外行人不易領略其情趣，原因是人們脫離原始的郊野生活久了，在安中安居，一切方便之至。忽然之間整個投奔自然，要夜宿荒野，與蛇蟲為伍，與草木為鄰，雖然有薄薄的營幕作居停，也等於眠沙枕石，幕天席地，而季節流轉，天氣幻變，更造成各種麻煩困難，春日陰雨綿綿，營地盡濕，夏天雷轟電閃，暴雨常來，或是烈日如焚，酷熱有若烘爐，秋季的待遇似乎好一點，然而也不時有風雨來會，且蚊蚋肆虐，特別利害，至於嚴冬酷冷，手為之僵，巨風揭帳，營帳為之飛拆，況夜幕降臨，山野黑暗深沉，疑神疑鬼，地面荒草叢生，每恐毒物纏足，以上種種疑懼，都非未入行的人所能排除者。

但後來又為何愛上這門令人驚悸不安的玩意呢？當然是因為吃到它的真髓，驅除掉它的不安了，其真味如何？這裏暫且不提。

一九七四年，正是我們露營進入高潮的一年，幾乎每隔一個星期，我們就結集一班或多或少的人，到郊外去過一夜兩夜的野地生活，似乎覺得飯是露營吃的香，睡是露營的甜，真做到風雨無間，非去不可。

七月這一次選擇的地點是大浪東灣，準備三天兩宿，天氣一直不錯，不料行前天公卻變了臉色，刮起強勁的西南風，晚間看窗簾鼓脹得像風帆，就知道事情可能不妙，果然天文台傳出強風雷暴和驟雨的消息，幾個初入行的已經敲響退堂鼓，結果當然又剩下自己的一班底。

往赤徑的船上，乘客寥落原在意中，不過東邊雲縫間卻露出點晴光，稍稍勾引起一絲希望，然而當我們踏上大浪勾綿長的階級，濃黑的雲塊壓着頭頂飛，情形轉趨惡劣，一點兒的希望便告化為烏有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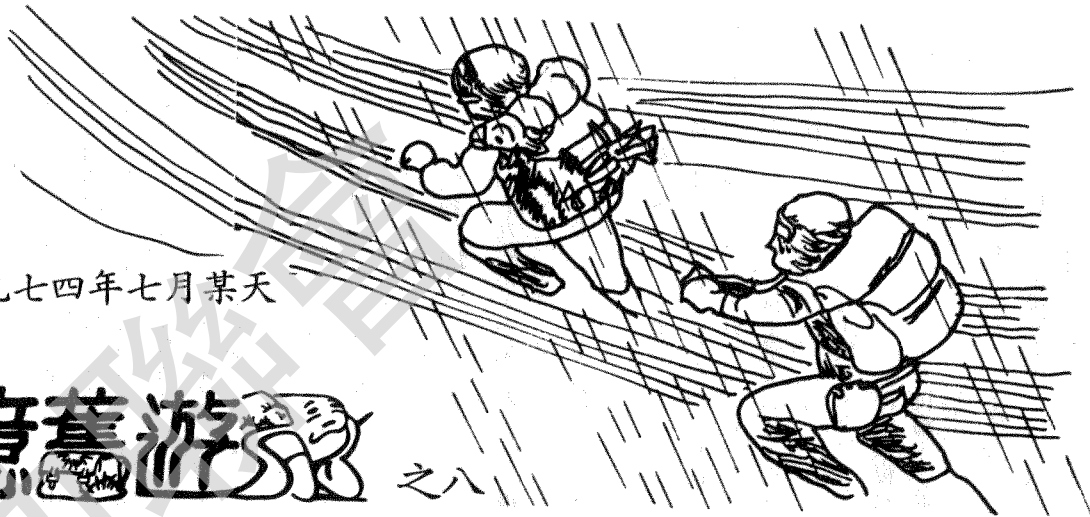
下抵大浪村，走進那間叫「興記」的小店，一枝汽水還沒飲完，大雨便沛然而至，這陣雨去得也快，一見外邊只剩下小點，我們立即爭取時間上途，只是剛好踏過那溝水洶湧的小橋，小下去的雨又大起來，恐怕水田不易通過，索性直出成田村，越望魚角而下，一路上大雨不斷，跟蹤跑過跑過寬廣的大門，那裏有一兩個營，就紮在潮濕的疏草沙灘，看來渺不得可憐，雨本已稍停，但接近灣左巖右拔峭之區，又告加劇，濃厚的黑雲一直延展到海上遠處，其實是填塞了所有的空間，放晴的希望愈來愈少，大家都掩不住洩氣的情緒。

這地方有個名堂叫「龍尾頭」，都是巨岩

一九七四年七月某天

憶舊游

之八



峭壁，驚濤亂浪，端的是雪花飛湧，叫人心驚目眩，就這麼經過一番艱苦勞累。終於來到營地之頂，下望東灣，原以為如此天氣一定人跡杳然，不料已有十來個在近灘一帶紮營安寨了。

五年前，在此露營的人已經很多，染污的程度相當嚴重，我們慣常駐在最高一層，那裏靠近石洞，有小小一兩片營地，比較乾淨，不過碰上天氣惡劣，一個四人小組遠隔人羣，未免有孤立之感，但為了爭取雨停時間，還是按原定計劃安置下來，可惜不管你動作如何迅速飛快，營幕尚未拉開，拍拍的雨點已敲到身上，紮營的工作，變得既狼狽又惱人。

事情做好大概是下午兩點鐘，雨卻又停止了，我跑到下邊找尋棍棒用以固營，內子則忙着準備午飯，其時濃雲大集，雨再次襲來，我惶惶跑回營地，這頓飯，就在雨暴風狂的情況下用過。

挖營坑成為迫切的問題，到處都是水洼，急切間只能順着舊營坑的痕跡拚命的掏，淋濕衣服是顧不得了。忽然，我一眼瞥過山邊，為甚麼多了一道白鍊似的瀑布呢？正落在我們的營旁。我大叫一聲：「山洪來了！」飛快鑽進營中，來得及用兩張大膠布將可以挽救的東西捲起，水跟着漫過營地，放置在營外的火水爐、食具。都浮動起來，朝下一塊梯田滾去，人受到山洪沖擊的那種心境，城市裏的人大概很難體驗得到吧！要是人多，那麼緊張中也許還帶點樂趣，如今是四個人分成三伙各安天命，真個除了驚惶之外再不能旁及其他了，像刺猬一樣捲縮在營裏不知經過多少時間，直到大雨

漸疏，地面水勢下降，才像災後黎民似的動手重整家園。

挖營坑加緊進行，又去山洪下瀉的位置察看形勢，將認為可疑的地方用石塊緊封，其實稍有經驗，便知幾塊石頭斷斷頂不住山洪，我把營坑挖成深達一呎闊幾寸的水渠，結果兩臂酸得幾乎抬不起來。

順便提一件趣事，內子帶來兩條活生魚，打算將它養到兩天，使食譜中經常有點鮮味。本來是個好主意，她用紗袋將魚裝好，壓在洞中石下，及至一再受到大水威脅，早就忘記魚的事，猛然想起去看，但見黃流滾滾，魚不知沖到那裏去了，我明知希望渺茫，也順勢跑到洞口去找，一路水聲如雷，慢說是魚，就算石頭也推得動，只好悵然遙望大海，想像那魚改談為鹹的生存機會。而頭上烏雲又在結集威脅，驅使我拔腿跑回。

這場雨尚沒有演變成難以抵擋的大雨，然而再清楚也沒有的說明前途將會如何艱險，我提出撤退的問題，可以往村落租屋過夜。但不獲同意，於是挖營坑成為唯一的希望。我相信，從來露營者導水工作之徹底，一定無過乎此了，忽覺雨停風靜，難道上蒼也因為我們有愚公的鬥志而網開一面嗎？

生魚的故事還沒講完呢！內子無意之間從澗水下面撈回了它，魚依然壓在石下，只因水位高了看不清楚。但水壓過大，連生命力如許強韌的生魚也告一命嗚呼，我們儘快將之清洗切開，失而復得，總是一件開心的事情。

六點鐘，雨天暮色來得特別快，望出去有些晦暝了，風雨已經歇過個多鐘頭，環境十分

謐靜，我飽嘗勞累，正打算好好休息一下，內子則在前營攪晚餐。這是一段值得留戀的時光，忽然下面跑來個小伙子，道出一件叫人不能置信的事，他們要夜宿「賊岩」，賊岩我沒去過，聽說是個可怕的海蝕洞，要在最惡劣的天氣中進去過夜，未免有點異想天開吧！

這人剛好離開，只聽得營頂又是一片繁音，白豆一樣大的雨點漫天撒來。還帶着沉重的雷聲，大自然的神威似乎要作最後一擊，周圍又是處處水洼，營坑中水流湍急，我注意到兩位營友有了問題，他們的營坑較小，水差點就要進營，一時頗為欣賞自己的努力有了酬答，但這種自我陶醉的情緒還沒冒上一刻鐘，耳邊又響起恐怖的、沉重的轟轟聲，從山後萬馬奔騰似的掩蓋過來，還不及是那可怕的山洪嗎？輕鬆的心情立即為緊張所代替，我大叫內子收拾廚具，自己則手忙腳亂的將營內本已散開的物品塞進背囊，不過一兩分鐘，便聽到山壁水聲嘩然，營坑轉眼不見了，那怕它有尺把深，黃色的濁水漲達腳踝，營前浮得起的事物，又像鴨子似的往前飄，其時晚餐工作正在進行，狼狽處當然可想而知了。

真可謂禍不單行，就在我們與洪水作着生死搏鬥的當兒，一道奪目的電光迎面飛起，內子駭極往營中猛衝，只聽得喀嚓一聲，隨着驚雷過去，整座營向身上壓來，最壞的事終於發生了，前往撞折。營幕再也不能支持，至此我們不能不全部認輸，除了一走之外別無他法。

聽到營友呼叫，他大概發覺我們長時間縮在坍塌之下不能動彈，恐怕發生諸如雷擊或石

峻社與野外雜誌社合辦 暑期越野定向課程後記

峻社



自三月中本社舉辦第二屆越野定向邀請賽後，便有推廣此活動的意向。四月間便開始籌劃，形式、地點、時間及人數等種種，都在考慮範圍。炎炎夏日，本是浮身碧波中最佳季節，一部份行友或旅行隊也索性避暑，因天氣較熱，不太適宜山野活動，但為使有更多青年人在這段期間內，得到更多有益身心之活動，不致虛度悠長暑期，故決定在七、八月間與野外雜誌社合辦了暑期越野定向課程。

此種活動專是訓練青年人之心智體能，培養出堅毅敏捷的才能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，故訓練時間是稍多一點（兩個月實在不算太長），課程分為初級班及進修班兩個階段，每階段均有講座及實習同時並進，七月間為初級班課程，八月間為進修班課程，內容包括定向歷史，形式、普通技巧及安全、應用方法。進修班更介紹更多特殊之場地、技巧及實際策劃等。

經過多次的會議後，定出了整個課程時間表，經由野外雜誌刊出報名表，不久便收到大

初級班部份學員於野外實習中攝於針山
部份學員攝於結業禮中



量表格，馬上進行甄選學員，由於參加人數踴躍，為使更多青年有參與此活動機會起見，故在初級課程中加開一班。

七月十日晚在野外雜誌社內齊集了一個陌生的面孔，由雜誌社資料顧問梁煦華先生致詞後，便揭開了整個緊湊的課程。學員多是十幾至二十多歲的青年，來自各階層，但以學生佔多數，女學員亦不少，在每次講座中，大家也聚精會神，起初彼此也互不相識，但經過七月十五日，第一次野外實習後，大家也熟落起來。當日大隊一行數十人，分成若干小組，每組由兩個以上的導師專責實地指導，在水牛山及黃牛山一帶進行。初級班期內，每次正式活動，都得天公做美，惟工作人員事前探路時，天氣多不理想，甚至傾盆大雨。

初級班完結後，繼而進入進修班階段，學員中，以曾參加過初級班的人佔最多，經過兩次的實習比賽，其中更包括夜間比賽，最後由他們自己分組，嚐試策劃一次比賽，使他們也領略到路設計、探路等滋味。

在九月十日晚，我們舉行了一次結業禮，並邀請梁煦華先生頒發紀念證書，給修畢初級班或進修班的學員。最後，還有一個小型茶會，此時大家也有講有笑，不時提及課程中的趣事及經歷。茶會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。

幾個月來，工作人員的努力，總算沒有白費，因為我們已能提起了青年們對這種活動發生興趣，雖然整個課程表面上已結束了，但實際上，僅是剛剛開始，在未來的歲月裏，我們希望藉此活動，增加更多新血，從而達到推廣越野定向活動，為大自然拓展新的領域。

（上接第29頁）

壓之類的嚴重意外吧！我將處境告訴他們，表示非走不可，這次誰都不再勉強，但要脫身談何容易，雨繼續傾盆而下，雷一個接着一個，就好像離陣地受到排砲的猛轟，情形着實是驚人的，從破窗的縫隙外望，可以看到海面上那塊昏暗得使人害怕的天空，它和海根本分不出來，海浪激起高高的浪花，在稍近的礁石間飛躍，我不禁想到那伙人，不知是否真的往賊岩去了。

在眼前，每一片廢田都變成名副其實的水塘，一齊反映着天光，而每個水塘之間，又必然連着一片瀑布，靜中有動，假若撇開浸身其中的滋味不談，倒不失為難得一見的奇景。

雨幕不斷從南蛇尖後邊移來，在山間構成一種宏偉的動態，頂上是波動的暗雲，間而迸出耀眼的電光，幸而次數逐漸少了，但它那深沉的吼聲，每一下都足以叫我們神魂不定。

這場雨下足了一個鐘頭，才算過去，我們儘快收拾東西，然後濕淋淋的壓到背上，遺下一片劫後的現場，四人手拉着手橫過翻滾的石澗，不用說又是一番驚險。

敗軍之將，惶惶急走，總是驚懼大雨再來，時近八點鐘，向晚的天色加上濃雲密布，昏暗得似夜非夜，我們從山上溜下大灣，只覺環境空曠迷茫，驚濤聲聲，渺無人跡，彷彿回到史前時代，忽見一團白影凝結在沙和海之間，像是一縷陰魂，驚視再三，才看出是團海霧，於是周圍更其朦朧，瀰漫着令人疑幻疑真的詭異氣氛。

想不到水邊真的停泊着一條小船呢！它沉沉地像塊石頭，如果不是別人也有所見，我一定信不過自己的眼睛。

大雨後的路上用不着說驚險處處，加上夜黑如墨，電筒的弱光幾乎衝不開，心慌意亂之下，一塊望魚角竟教我們迷困了好多時，要經過幾許努力，才在繁雨一般的蛙聲中摸進大浪村，叩開小店之門，總算結束了逃亡的行動，一天來少吃多勞，精力差不多耗盡，幾個人一交跌坐椅上，久久不知所措。

